

一个西班牙人民英雄

赫苏斯·依斯卡莱 著

工 人 出 版 社

一个西班牙人民英雄

(西班牙)赫苏斯·依斯卡莱 著

江雪莹、馬 笛 譯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 (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九号

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号：5530 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77,000字 印張：4 $\frac{1}{16}$ 印數：1—10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定價(0) 三角八分

· 內 容 提 要

西班牙人民英雄洛澤原是一个五金工人，他很早就参加了西班牙共產党，在党的領導下，組織工人進行了爭取提高工資和参加保衛西班牙共和國的鬥爭。洛澤和一批共和國的忠誠擁護者曾經被敵人捉到集中營去。後來洛澤逃出了西班牙，流亡到國外，仍堅持着鬥爭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來以後，他經過五十多天的艱險航程，秘密地回到祖國，領導工人同法西斯政权進行鬥爭。最後被害。

JESÚS IZCARAY

CACTO GARCÍA ROZA

DIETZ VERLAG BERLIN · 1952

目 錄

一个共產黨員的道路	1
沒有船的港口	23
鉄絲網後边的西班牙	40
英勇的旅行	69
鬥爭、沉默和死	98

一个共產黨員的道路

巴魯斯草原面積並不大，它沉默而謙遜地躺在赤裸的峭壁脚下。草原上有幾小塊耕地，種着馬鈴薯和玉蜀黍。納隆河流過了山谷。河灘兩邊，住的窮人比富人多。在潮濕的草地上，只有幾隻牛寂寞地反芻着。

納隆河的水是黑的，它之所以黑，是由於人們在河裏洗煤，因此也可以說這條河是礦工生活的寫照。

在蘋果樹和繁茂的栗子樹中間，有個小村莊，草原的名字就是由這個村莊的名字得來的。村莊裏一千五百個居民拥挤地住在石頭或磚蓋的小屋裏，這些小屋大都是他們親手蓋起來的。

這裏的居民就像他們的草地那樣友好而和善，但也像他們的山巖那樣堅強而粗獷，他們的性格是四周景物的綜合。

在巴魯斯，有的人有兩三公頃地，這就算是個小莊園了。有些人只有一間臥室那麼大的一塊園地；有的人連這點地也沒有。但是，不管是誰，地裏收的糧食，都不夠一年吃的，所以這裏的人，幾乎全是除了種田以外，還要到巴尼亞爾魯比亞、魏關或者附近的拉法爾格萊礦去當礦工。他

們的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，虽然有一隻脚黏在田地上，但他們仍然是無產者，身上有着礦廠勞動的烙印。

柯斯特·科尔奇亞·洛澤就是在本世紀初出生在一个环境裏，这样一个村莊裏。他的搖籃就是放在这样一个貧窮的、半是農民半是礦工的家裏。他的父親一边在玉蜀黍地裏幹活，一边在拉法尔格萊礦的丰当礦井掄鉄鍬，洛澤家裏的男人們都會在这个礦井裏流過汗，他父親曾經在拉法尔格萊礦裏工作過不少日子。柯斯特也在这里開始了他那成年人和工人領導者的生活。

就像地裏長莊稼一樣，媽媽年年都要生育。家裏盡上所有的力量，也养活不了這六個孩子，所以媽媽既要照料家務，又得下地幹活。

在洛澤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，他那受盡窮苦的父親就死了。父親死後，家裏喪失了主要的勞動力，被撇下的一羣孩子，驚惶失措地偎依在媽媽身邊。

洛澤在童年時期，遇到兩件幸運的事：一是哥哥拉蒙經常仔細地照顧他。哥哥比他大十歲，當柯斯特第一次扔石塊玩耍的時候，拉蒙差不多已經成了青年，一個岩石一樣結實的小伙子，一個出名的優秀礦工了。以後拉蒙又第一次領他幹活，引導他去獲得信仰，他倆為自己的信仰而奮鬥，並且為自己的信仰而犧牲。

另一件，就是他像同胞骨肉一樣愛着一個女孩子。這個女孩就是他的鄰居阿莉絲，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妹妹，他們一塊兒在草地上遊玩，一塊尋找桑葚，並且一塊同礦工們

來往。正如他非常忠於自己所愛的一切一樣，一直到死，他都保持着和她的聯繫。

洛澤從小時候起就熱愛學習，他了解工人子女受不到教育的滋味，他明瞭什麼叫想學而不能學，他明白求知慾不能滿足的痛苦。這種痛苦使許多有為的年輕人憤恨，使他們自幼就充滿了憂鬱，他們怀着遺憾直到長大成人。

洛澤在巴魯斯讀的小學，教課的是一位脾氣不好而且窮困潦倒的老教師，他幾乎只能教初級課本。但是早在洛澤的肌肉還沒變硬朗的時候，哥哥就對他說：

“你瞧，小弟弟……我們大人賺的錢，不夠維持家用……你現在也得作工了，……這很可惜，你是個聰明伶俐的孩子，媽媽和我多麼希望你能繼續讀書，好多得些知識……可是，在我們還沒把這個世界改造好以前，世事就是這個樣子……明天你跟我一塊到礦上去吧。”

於是洛澤就去當小工了。每天掙兩個比斯特^①。幹活的地方在丰當礦井。要等到他滿了十五歲，達到規定年齡的時候，才能到拉法爾格萊礦廠去幹活。在這裏，他眼前的幕布揭開了，他那幼稚的驚異的眼睛看到了驚心動魄的情景：工人們的困苦生活、他們所受的剝削和他們為實現一個美好的世界而進行的英勇鬥爭。

柯斯特·科爾奇亞·洛澤十二歲就離開了自己的家庭，而成為一個新家庭的一員——工人大家庭的一員。他

① 比斯特——西班牙錢幣名。一比斯特合四萊阿勒，一萊阿勒合二十五生丁姆。五比斯特等於一杜拉。

十二歲就加入了一個偉大的隊伍——工人階級的隊伍，從那時起，他就為工人階級的事業獻出自己的一切，並且從來不曾離開過這個行列。

在寬敞的經理室裏，拉法爾格萊礦廠各部門的頭目和高爐工人的代表正相持不下。“經理室”的人以桌子當掩體，排成一列，守在後面，如臨大敵。經理現出一副酸苦的模样，神經質地撫摸着他那筆挺的有雙行鈕扣的上衣，竭力裝出一副尊嚴的神氣。“我早就說過，”他氣憤地想，“共和國①一成立，他們就會鬧着加薪……現在果真開始了，我們應該有精神準備，這決不是最後一次。”

工人們拥成一團，站在門和桌子的正中間，他們都是高爐上的老工人，藍色工作罩衣上滿是鐵屑，赤裸的手臂被煙薰得漆黑。在這些老工人中間，有個年輕人，個頭很高，看起來還不到二十歲。他皺着眉頭安靜地站在那裏，臉上去沒有什麼表情，雖然這時他的心情應該是很緊張的，因為他是第一次被伙伴們選作代表，初次踏進這個“閒人免進”

①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，西班牙推翻了君主政權，建立了共和國。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舉行的國會議員選舉中，西班牙勞動人民與小資產階級組織的人民陣線獲得勝利，建立了聯合政府。同年七月，在反動軍隊、地主、大資本家與天主教會的支持下，由佛朗哥領導的法西斯匪徒發動了反革命叛亂。當時蘇聯與全世界進步人民都支持西班牙共和國政府，而美、英、法統治階級卻採取所謂“不干涉政策”，將西班牙出賣給法西斯匪徒。經過了三年內戰，終於因德國、意大利法西斯軍隊直接參加干涉，使佛朗哥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奪取了政權，實行法西斯統治。

的“聖地”——工廠的經理室。

他打量了一下屋子，目光又轉到桌子後面那些“文質彬彬”的紳士們的臉上，“這些傢伙也不過是像我一樣的人，”這位青年工人想，“當然可以打敗他們。”對這一點，他非常相信，雖然他還不明確知道得採取什麼辦法才能達到這個目的。

交涉的時間已經拖得很久了，人事科長又搬出了他那套慣伎：光說空話，一切問題能拖就拖，盡力避免作具體決定，就像避免瘟疫一樣！

“你們已經罷工三天了，”他裝模作樣地說，“可是你們的要求，至今還沒有個眉目。為了能取得協議，你們一定得先作出決定，把你們的要求寫成條文，或用其他方式固定下來，然後，經理室才便於研究、考慮，只有用這種方法……”

“我們的要求非常明確，”一個响亮的金屬般的声音打斷了他的話。

經理室的人一齊瞅着這個插嘴的人。工人們讓開路，叫他走到前面來，等着他發言。人事科長仔細地打量着他，又驚訝又生氣，這小伙子竟敢戳穿了他將要騙住人的戲法。

“非常明確？”人事科長冷笑着反問道，“我倒覺不出來……不過我們可以看看……”

“直截了當地說，”那個剛才講話的工人說，“把我們安裝工人、高爐工人和助手每人每天的工資，增加一個比斯特。”

經理室的人緊緊擠在一起，耍起最後的花招——磨起價錢來。結果，增加的工資，雖沒有工人要求的那樣多，可是也有相當數目。

在工人們離開那間屋子以後，經理的臉氣得鐵青，他轉臉向人事科長問道：

“打斷您說話的那人，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柯斯特·科爾奇亞·洛澤，”人事科長查過名單以後回答說。

“在這裏幹了很久麼？”

“他十五歲進來的，快六年了。”

經理兩眼死盯着工人們走出去的門。

“對這個人，要特別注意，”他低聲地說，“這個人話雖不多，卻是有鋼用到刀刃上的。”

洛澤的童年消逝了，他在礦上也熬過幾年頭了，現在他已經是拉法爾格萊礦廠高明的高爐工人，並且是五金工會^①的出色會員，在他十五歲進廠、每天才拿十個萊阿勒的時候，他就加入工會了。同時，他跟鄰家姑娘阿莉絲結了婚，最近剛生了一個女孩——安帕茹。

拉法爾格萊有一千五百多名工人，他們都很貧窮，一個安裝工人拿十個比斯特，助手只拿九個，有的還只能拿八個，但是工人階級的覺悟一天比一天提高了，他們已經進行過幾十年的艱苦鬥爭，他們是支援共和國最強大的力量，他

① 五金工會——屬於全國勞動聯盟的一個組織，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工會。

們堅決地保衛共和國，並且宣告他們有權要求聯合政府改善工人和人民的生活。

這個時期，西班牙形勢發展得很快，洛澤跟所有其他的優秀兒女一樣，在這些剛開始的有歷史意義的日子裏，和工人階級一起成長着……

在洛澤二十歲的時候，他就是一個公認的優秀的工會工作者；一個高明的工人和耿直的人。工會裏的同事們都挺敬愛他，在拉法爾格萊廠五金工人的會議上，他的意見往往起着決定性的作用。

他嚴肅而且勇於自我犧牲，在那時候認識他的一些人回憶說：

“如果一個工人遭到不幸，有了困難，需要捐款救濟的話，那末，頭五個杜拉一定是洛澤捐的。”

一得到書，他就趕快讀，就好像他要補償在巴魯斯學校時代所受的精神上的貧困一樣，但是直到那時，他還沒有發現那本指引他到光明之路的書。

他的老同志們談到他的時候，這樣說：

“要說洛澤那時的生活情況麼？那就是從家到廠，從廠到家，工會開會，他總在場。我們有好多人在昏暗的酒館裏消磨時光，失掉了健康。但是他很少去。他閒暇時最主要的娛樂，就是和巴魯斯的農民一塊兒進行‘昂得沙’。”

“昂得沙”是阿斯杜里亞的一種習俗，就是在翻耕土地、挖馬鈴薯或摘玉米棒的時候鄰人間的一種互助。大家都曉得星期天到哪裏會找到這個年輕的鑄工——那就是到田地

裏去，他在那兒拿着鋤頭，把自己慣於工作的雙臂的力量和自己的熱誠獻給別人。

他不僅受到鋼鐵廠工人的敬愛，也同樣受到農民的敬愛，他常站在菜園裏的一塊高坡上，或是把教堂前的空地當作講壇，向羣眾演說。

“我們在廠裏幹活的人和你們在地裏幹活的人，生活都很痛苦，這是別人硬加給我們的。我們必須團結起來，打破這種牢籠，不然我們永遠不會有出路。”

洛澤屬於五金工會的一個行動小組，他們常常要拿槍和炸藥來對付憲兵，巴魯斯的農民經常掩護他們的鄰人（洛澤的同事們），而且還常常掩護洛澤本人。他那善於處理鑄件的有力雙臂，也把草地和礦山，農民和工人結成了一條鐵鏈，在洛澤自己還沒有意識到的時候，他就已成為工人中的一個深受羣眾喜愛的領導者了。

那末，洛澤是怎樣走到我們這邊來的呢——怎樣找到共產黨的呢？他所走的道路，可以突出地說明，在我們這個時代裏，人們為什麼會走向黨以及怎樣走向黨的。

由於洛澤生長在工人中間，並經過生活和實際鬥爭的鍛鍊，他的階級覺悟提高了，終於使他踏上走向工人階級政黨的道路。這個黨給了工人階級以先進的革命理論，一種堅強的領導和久經考驗的鬥爭策略。特別是他的哥哥拉蒙，對他思想的培養，給了很大的幫助，引導他找到了道路，並且幫助他克服走向這條道路上的一切困難，不斷地鼓舞和督促他前進。

在共和國成立後的幾個月內，拉法尔格幾乎只有為數不到半打的共產黨員，而他們又差不多都是青年，勇敢而不怕犧牲，可是，受的教育很少，缺乏經驗。在何塞·狄亞斯和多洛萊斯·伊巴露麗擔任了黨的領導工作以後，工廠裏黨的作用加強了，工人們越來越更注意傾聽黨的號召，黨的指示開始貫徹到羣眾的行動中去。

為了使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，黨在工廠和工會裏號召工人階級更緊密地團結起來。洛澤總是堅決站在共產黨這一邊。他也一樣認為必須為新的共和國打下更廣泛的基礎，使它能滿足人民的願望，並且迅速地充分地滿足農民幾百年來渴望得到土地的要求。

在一些意見紛歧的會議上，當共產黨員們提出保衛共和國的生存、剝奪以前的統治階級的政治經濟權利的時候（因為他們在四月十四日^①被推翻以後，陰謀復辟），這位鑄工完全贊成共產黨的主張。

近幾年來，柯斯特的哥哥拉蒙放棄了丰当礦井的工作，改行當麵包匠了。但是幹這一行，他的運道也不佳，他的右手被攪拌機砸傷了，兩個手指僵硬了，因此不能再作麵包。為窮困所迫，他在礦區賣放大照片謀生，早晨在米萊斯，下午到撒馬，傍晚人們就又聽到他的粗壯的聲音在其阿諾巷中叫喊了。

賣結婚和朝謁聖地的放大照片，是不能佔去拉蒙的全

① 見第四頁註一。

部時間的。拉蒙是阿斯杜里亞共產黨組織的領導人（一九三一年他擔任了該省的省委書記），在售賣照片的時候，他就沿途散發宣傳品，組織各村、煤礦和鋼鐵廠的黨的小組及行動小組。

拉蒙常到拉法爾格萊和巴魯斯來，每次總要抽空和弟弟多待一會兒。

“怎麼樣吶，小伙子，你什麼時候決定？”

柯斯特搓着他那有力的礦工的手笑着。笑的非常親切和善良，完全是一個誠懇青年的笑。

“別管我吧……這些都會到來的。慢工出巧匠吶。”

拉蒙也笑了，於是就和弟弟一塊談論着最後一次罷工的事情，談論着當時社會黨和共和黨聯合政府的政策。

“你不覺得他們的改革太畏縮了麼？我知道從前的情況，小伙子！我是在皇朝長大的，非常清楚人民敵人的殘酷和力量……掌握軍隊……我告訴你：我們共產黨人有充分的理由到處宣傳，假如我們不願意法西斯分子在不久的將來起來反對共和國的話，那我們就得肅清它。我建議你：盡量學習，並且善於正確地分析和認識形勢，認識人，因為考驗我們大家的時間快到了。”

有時候，他也很詳細地和洛澤談蘇聯的五年計劃，談黨所宣傳的工人階級的統一行動問題。後來在他和拉法爾格萊廠的同志們談話的時候，他很率直地預言：

“我弟弟將會成為一個共產黨員。”

事實上，洛澤比他預料的還要好，因為洛澤成了一個優

秀的共產黨員。

在洛澤還屬於全國勞動聯盟同時是工會積極分子和領導人的日子裏，他已經和拉法爾格萊廠的幾個共產黨員保持着親密的友誼，他們中間常常展開多種不同思想和方法的激烈爭論。洛澤常常在工作完了之後，跑到皮勒杜魯廣場的音樂亭旁，和工人們一塊討論問題。音樂亭裏常常傳出星期音樂會不合拍的音樂，工人們互相喊着招呼着，而資產階級的女孩子們尖聲地叫着：“那裏有共產黨！”她們雖然裝出那麼一副害怕的樣子，但还是得承認那些人當中也有很漂亮的小伙子。

廣場的中心，矗立着鋼鐵廠已故創始者堂·潘得魯杜魯的紀念像，地勢居高臨下，可以全面掌握羣眾的來去。

“呵！我們就選靠近這位封建領主的地方吧！”工人說。

但是這座工廠創始人的銅像被礦工的孩子們打壞了，他們把一些髒泥巴扔到他的鼻子上、鬍子上，另外還幹些其他搗亂的事。

當社會黨、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者在工廠裏或工會裏辯論得過於激烈的時候——如果有人敢說共產黨員的壞話，洛澤總是站在維護共產黨員的立場，堅決有力地駁斥他們的謬論：

“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是工人，哪裏有工人的鬥爭，哪裏就有他們！”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的起義，工人佔領了拉法爾格萊廠，

但他們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，因此这个政治性的暴動，沒有得到什麼效果。

佔領工廠的事情過去以後，洛澤沉思了好幾天，最後，他才把自己的思想向他的共產黨朋友講出來：

“我們肩並肩地投入戰鬥，但光是這樣，我們是達不到目的的，我們必須有一定的計劃，有適合現階段民主革命性質的明確的綱領和鬥爭目標。我們必須鞏固共和國的政權，並推動它繼續前進，以便使工人階級獲得應有的領導地位。只有這樣，我們才能實現社會主義。”

從洛澤的話裏，人們可以又一次聽到拉蒙早先所說的話：

“我弟弟一定会成为一个共產黨員。”

幾個星期以後，在傍晚散步的時候，洛澤的朋友，從他那一向嚴肅的臉上，發現他在沉思什麼；他們沒有問他，只等他自己說出來。到底他說出來了：

“我哥哥給了我一本書，我一口氣讀了兩遍……裏面說得是多麼精闢呵！多麼精闢呵！”

“這本書給你的印象似乎很深。”一個同伴說。

“裏面解決了很多我過去不明白的問題，”洛澤輕輕地說，“它給我指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，使我知道，怎樣去處理我一向認為解決不了的問題。”

朋友們都沉默不語，在公園裏繼續走着，最後，一個共產黨員打破了靜寂，問洛澤道：

“這本書叫什麼？”

“國家与革命。”他回答說。

从那時起，無論是在五金工会的集会場所，無論是在帕萊德影院裏，或是在卡尔瓦牙尔戲院裏，只要共產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發生了爭論，洛澤就会參加。此後不久，在一九三三年，他加入了共產黨領導的工会裏的革命派，勇敢而堅定地站在保衛工会的統一和行動一致的立場，也就是西班牙共產黨的立場。

全阿斯杜里亞高舉着拳頭，就像一座森林，因為在馬德里，那些奸詐成性慣於盜竊的騙子已經簽署了出賣共和國的文件，並且正為法西斯掃清道路^①，全西班牙都震動了。人民的憤怒像大風暴一樣，席捲全省，震撼着阿斯杜里亞的土地。礦區沸騰了，鋼鐵廠變成了一座無產階級的堡壘，人們走出礦井，離開礦山，來自各方的人都要求拿起武器。

工人階級和人民羣眾是这样清楚地認識到法西斯化的危險！當共和國的許多負責人還沒有覺醒的時候，共產黨就已向羣眾說明，法西斯主義究竟意味着什麼，黨及時地敲起了警鐘，指出法西斯分子久已企圖囊括西班牙，因此人民才能够这样清楚地認識到誰是他們的死敵。所以便毫不躊躇地起來反對法西斯。

① 西班牙共和黨和社會黨組織的聯合政府，對於反動勢力沒有堅決清除，因此反動勢力復又抬頭，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的選舉中取勝，組成了親法西斯政府。這些軍閥和反動集團曾與法西斯國家簽訂條約，允許提供軍事基地和資源，用以換取大批款項和軍火，反對西班牙共和國聯合政府，因此引起工人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反抗。